

保罗·高更 《我们从何处来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往何处去？》 139.1×374.6cm 布面油画 1897年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

## 我们来自何方？ 又将归于何处？

■ 蒋寒冰



保罗·高更

从我们诞生于这大千世界，开始牙牙学语时，我们在不自觉中会产生“我们是谁？”的疑问；等再长大些，我们或许会问：“我们来自何方？我们又将归于何处？”而这三个问题，似乎与生物学有关，又或许与哲学有关，也可能这三个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。这三个问题就像是三个永恒的命题，在时光翻转的不同时代中，在不同的人群中进行着不同的追问。

无论是《海底两万里》中鹦鹉螺号承载着的奇幻旅行，还是《神秘岛》中搭建的乌托邦，都向我们展露着作家儒勒·凡尔纳所处的时代，似乎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时代。而作为凡尔纳同时代人的画家保罗·高更，几乎整日都沉浸在阳光洒满枝头、散发着自然芬芳的孤岛幻想中——他想和简单朴素的人过简单、真诚、坦率的生活，他渴望逃离城市生活的桎梏，他用绘画来呈现这三个永恒的命题。

### 高更的“六便士”

与其说高更的一生都在漂泊中度过，不如说高更的一生都在追寻“漂泊”。与那些美术史中的天才画家不同，高更并非属于从小就在美术方面崭露头角的天分画家。生于法国巴黎的高更，小时候在秘鲁的利马海滨生活过四年，这番经历或许为他长大后的逃离城市、奔赴“远方”埋下了一颗种子。高更二十多岁才开始画画，那时他在法国当过海军、到巴黎的一家证券交易所做股票经纪人，娶妻生子，生活富足美满，过着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。

短短几年时间，对绘画愈发沉迷的高更，渐渐厌倦巴黎的都市生活，在35岁时辞去了证券交易所的工作，由原先的业余画家，转为职业画

家。高更始终向往简朴的生活，从巴黎，到布列塔尼半岛……各番辗转，最后再次重返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。

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《月亮与六便士》，其内容便是依托高更的人生经历进行的再创作。在毛姆的这本小说中，他将艺术创作比为“月亮”，将世俗的欲望比为“六便士”。对于一些人来说，一直在追寻六便士而忘记月亮的存在，也有人一心只想奔赴月亮，将身旁的六便士硬币忘却。就像小说中的主人公最后离开文明世界，在塔希提岛上最终找到与他灵魂相契合的安宁与追求。高更，就像《月亮与六便士》书中所写：“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，他抬起头看到了月光。”

### 毫无遮蔽的人生旅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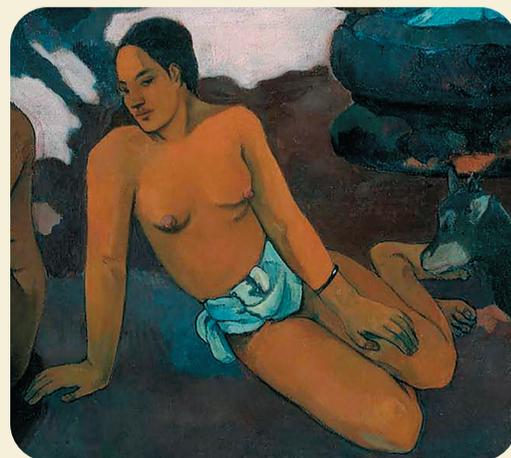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是谁？我们来自何方？我们又将归于何处？这三个问题始终围绕着我们的人生，也隐喻着人生的生老病死。高更于1897年创作的油画《我们从何处来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往何处去？》，向我们诠释了人类的诞生、生命的延续，画面中无论是熟睡的婴孩，亦或是双手捂住双耳的半坐老人……关于人类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永恒追问，就这样以图画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。

高更的《我们从何处来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

往何处去？》描绘了人类在世存在的全景画面，这张画中呈现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物形象，这些人物形象搭建出了人类完整的一生，让观看画面的人们不禁思索起人与自然、城市、感性的释放与理性的束缚之间的诸多关系，让人们不禁反思起人生的意义。毛姆在《月亮与六便士》中写道：“人的最原始的天性赤裸裸地呈现在你眼前，你看到的时候不由得感到恐惧，因为你看到的是你自己。”



双手捂住双耳的半坐老人



生命的美感